

两只小鸟

李耀卿

这几天北方大雪,昨天中午,在我的车旁,看到雪地上躺着一只小鸟,灰褐色相间,翅膀处有几个红杠,似乎已冻僵多时。问扫雪的物业大哥,“这是什么鸟?”大哥说:“是太平鸟。”又问能不能缓过来了,“不行了,冻硬了。”大哥还心疼地说,“前几天还看到这只小鸟在食杂店前的三轮车底下跑呢,可能是下雪后不好寻觅食物饿了过去。”

说也怪,今年好像有一些燕子等候鸟没来得及回南方。抖音上看到有一家把房子打开,让燕子来越冬,在北方过年。

尘归尘土归土,上仓安排缘份的相遇。我找来一把铁钎,在院里一棵果树下挖了一个小坑,把这只小鸟头向西摆放,盖上黑土,又覆一层白雪。在这只小鸟附近一棵树下,春天也有一只小鸟安息在那里。

小鸟有灵,两只小鸟在一起不会寂寞,仿佛又在树上鸣唱,看花开叶茂,沐人间春风。



赵长林 摄

冬天的味道

公佐明

北方的冬天,干燥寒而漫长的,长达五个月。且有时雾霾笼罩,天空总是灰蒙蒙的,树木光秃秃的,了无生气。进入冬至,数九隆冬,更是寒冷,北方的冬季真是难熬啊。

隆冬的北方,大地都冻裂了缝,雪下得很大,三天两天就下雪是常有的事儿。半尺多厚的积雪淹没了人们的脚踝。刺骨的寒风,冻得人们缩在臃肿的羽绒服或棉衣里,来去匆匆。早晨起床,时常发现水缸里的水冻出了冰碴儿,室温降到了零下。人们穿着厚厚的棉衣棉裤出门还要穿上大衣,围上围脖,戴上口罩,上下班在外走一程,只觉得骨头都冻透了,手指头冻得跟猫咬似的钻心疼。但寒冷也会带来快乐,那就是飘雪的日子。

漫天飞舞的鹅毛大雪,纷纷扬扬落在你的头上,肩上,衣服上,不长时间,你就会变成一个雪人,远远望去,只见路上走着的,骑自行车的人和自己一样,也成了雪人。

冬天的晚上更是寒冷得很,就连睡在炕头上都能听到西北风吹得电线杆子直响,偶尔还会传来邻居家小狗冻得汪汪直叫的声音。抵御寒冷的方式各家各户不尽相同,在城市居住的市民,多是采取连片集中供暖,室内温暖如春。而在乡村的农民,采用土暖气取暖,多数是烧火炉抵御寒冷的,室温不高。前年冬天,我回到乡下老家小住,那天下着雪,到了老家推开房门,一股热浪扑面而来,屋内炉火烧得正旺,家人忙让我先上烧得滚烫的炕,烙上一会儿。乡村的饮食很单调,不过是白菜,酸菜,土豆之类。把酸菜切得细细的,和粉条一起炖,再加上一些五花猪肉,扔上几个红辣椒,吃起来又辣又香又鲜,再喝上一壶滚烫的老酒,真是惬意极了。

雪还在下,走出门外,跑到雪地观察雪景,呼吸一下乡村的纯净空气。伸出手掌,每一个落入掌心的雪花,都充满着个性。六角形的雪花,神奇的变幻着。每次相见,都是一个崭新脸庞。然而,美丽神奇的雪花,在手掌上只存在于瞬间,容不得挽留便融化得无影无踪了。

雪花点缀着冬天,真不忍心踏上几个纷乱脚印,去破坏它的晶莹,很想把这种快乐的雪花留在所有的季节,让人们拥有永久的洁白,纯净。时下,正值数九隆冬,是冬天最冷的日子。

可冬天已到,春天还会远吗?

追雪 (外一首)

方泳霖

听说远山飘了雪
人群瞬间躁动
有人欣然驱车奔赴远山
这股劲
像多年前那个追风的少年
到山顶吹吹风
即便不曾真正拥有
风的浪漫
也不会感到遗憾
此去远山追雪
或许无功而返
但人们依然满腔热血
在这个静默的时期
圣洁的雪
能让人看见美好
抚慰世间的创伤

雪落诗行

跨江北上
去领略一场大雪
附上一首新词
即便生硬
也是我少不经事的春梦
盘桓在长江以南
吟唱了半辈子的大江东去
若无风雪
这共饮一江水的缘
定是解不开的相思意
求而不得的怨情
终会蹉跎镜中的朱颜
两鬓染霜,满头风雪
你若信守古老的盟约
在这大雪时节
定会远赴山海
与我相见
此刻我殷切等待
凝望江南
雪落进了诗行



年味

杨立春

电话里,乡音浓重
檐角大红灯笼挂出阳光的珍贵
玉米棒结成麻花瓣铺满土墙
红辣椒串起童谣
腊鱼腊肉挂满竹篱
萨克斯奏响《回家》的悠扬
春运的大潮笛声隆隆
拉近了年味拉近了乡情
风雪迎春,所有的欢喜不言而喻

岁末清寒,似一位独立孤舟的白头老翁,浑身散发出清冷疏离的气质,让人不敢与之亲昵。

终于停下工作休假的我,惊觉岁月忽已暮,就这样直愣愣地站在白头老翁前,看着他满脸沧桑,看他一身冰霜。腊月行至年关,新故交替之际,该反顾,该规划,更该慢下来,潜心度日。

为碎银几两辗转奔波的日子,恍恍惚惚。习惯忙碌的我,思考着该怎么与岁末亲昵,以免辜负。

去郊外吧。散步,骑车,野炊也行,最好登高,双目远离电子屏幕,极目远眺。望远山间白云游走,细嗅山林土木之味。信步而行,拾菱叶,抚枯枝,踏秃头山坡,看岁末在自然四季里写下最后一行诗。品读他的作品,似乎明白了此刻也许是越过山丘后的驻足休息,疾驰后的缓冲再酝酿,明年又是满坡青葱。

围炉泡茶吧。拿出搁置已久的茶具,冲洗温泡。就自己一家人齐聚闲坐,泡上秋日剥食橘子留下晒干的陈皮,或湖北特产的一匹罐,亦或几颗红枣,几片柠檬,几片薄荷叶,一一浅尝,无需奢华。家人康健,清汤白水皆是美味。

寒冬里,一言一语话赶话中热茶暖身。想起好像缺点什么,这时岁末和自己家中一位长者一样,在我们闲聊中,进入厨房,端出腌、

卤、熏、晾、炸、煮后的吃食,将珍藏已久的手艺尽数奉上。卤煮的花生,炸的薄脆面酥,晾晒的红薯干……这些盛满岁月的风味,也写满家人细小的辛劳。在温馨的气氛中,对家人真挚诉说自己的感恩和珍重,无需羞怯。

枕书入眠吧。夜深了,灯火静寂,轻哼催眠曲哄睡幼童,打开床头灯,带上眼镜,翻开自己爱读的书。从妻子、母亲、儿媳妇等身份中抽离,回归自身。不计时,不求速,带着豆蔻梢头时期初阅名家大作的虔诚,慢读细品。遇上深有同感的文字,那是时光赋予的感悟,如今添上岁末老翁的注解,别有一番意蕴。

在一本本书中,见山,见水,见芸芸众生,实则也是见自己。那些喜欢的场景、动人的故事,美好的画面,是自己的追求,也是自己正一步步书写的未来。睡意袭来,不必流连,枕书安眠到天明,也许这是对时光最好的珍重。

岁末已至,不妨适时放下手中琐碎心中繁芜,去郊外爬一座山,与自然对话;居家闲坐饮茶话家常,与亲人对话;夜读枕书入眠,与自己对话。慢度岁末寒冬,与之亲昵,敬颂冬绥,喜乐安好。

岁末定不负卿心,一曲笙歌,一束暖光,祝祷声声中伴我们新年远行。



与岁末亲昵

刘宗